

SICHUANDAXUE ZHIXUE SHEHUIKEXUE XUESHUZHUZUO CHUBANJIJIN CONGSHU

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丛书



审美之维： 中国现代经典长篇小说接受史论

陈思广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SICHUANDAXUE ZHESI

HUBANJIJIN CONGSHU

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丛书

四川省2012年度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项目(skcb201110)资助

四川大学“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项目

审美之维： 中国现代经典长篇小说接受史论

陈思广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克坚
责任校对:庄 剑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李 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审美之维:中国现代经典长篇小说接受史论 / 陈思广著.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2. 6
(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丛书)
ISBN 978-7-5614-5896-9

I. ①审… II. ①陈… III. ①现代小说—长篇小说—接受美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①I207.4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34044 号

书名 审美之维:中国现代经典长篇小说接受史论

著 者	陈思广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5896-9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70 mm×240 mm
印 张	16.25
字 数	305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电 话:85408408/85401670/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 <http://www.scup.cn>

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丛书 编委会

主 任 杨泉明 谢和平

副主任 罗中枢 石 坚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吕志刚 朱方明 罗志田 段 峰 姜晓萍

项 楚 姚乐野 曹顺庆 黄宗贤 卿希泰

唐 磊 徐玖平 蒋永穆 霍 巍

丛书序

四川大学（以下简称川大）是中国近代创办的最早一批高等教育机构中的一个。近十余年来，又经两次“强强合并”，成为学科覆盖面较广、综合实力较强的一所综合性大学。一百多年来，川大的人文社会科学在学校日益壮大的过程中，从国学研究起步，接受现代科学的洗礼，不同的学术流派融合互动、共同成长，形成了今日既立足于中国传统，又积极面向世界的学术特征。

作为近代教育机构，四川大学的历史要从 1896 年设立的四川中西学堂算起。但具体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则可以追溯到清同治十三年（1874 年）由张之洞等人创办的四川尊经书院。在短短二十几年的办学历史中，书院先后培养出经学家廖平、思想家吴虞等一大批在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影响巨大的学者，也因此使四川成为国内研究经、史、文章等中国传统之学的重镇。此后，在 20 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以国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近代“蜀学”成为川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拥有张森楷、龚道耕、林思进、向楚、向宗鲁、庞俊、蒙文通、刘咸炘、李植、李培甫、伍非百等一大批国内知名的学者。

近代蜀学在研究内容上以传统学术为主，在观念与方法上则立意求新。廖平的经学思想曾经作为 19 世纪晚期变法维新的基本理论依据之一，其知识背景上也不乏西学色彩。20 世纪 20 年代成长起来的一批学者如庞俊、刘咸炘等人，更是亲自参与了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变。其中，蒙文通由经向史，同时又广涉四部之学，在晚年更是力图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探索中国社会与思想的演进，最能代表这一学术传统的是包容、开放并具有前瞻性的眼光。

自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现代社会科学的深入研究也逐渐在川大开展。1922 年至 1924 年，吴玉章在此教授经济学课程，鼓励学生通过社会科学的研究，思考“中国将来前途怎样走”的问题。1924 年，学校设立了 10 个系，在人文社会科学 6 个系中，除了延续着蜀学风格的中文系外，教育、英文、历史、政治、经济 5 个系均着力于新的社会科学研究。这一科系的设置格局一直持续到 30 年代初的国立四川大学时期。

川大的另一源头是私立华西协合大学（以下简称华大）。作为教会学校，华大文科自始即以“沟通中西文化与发扬中西学术”为宗旨，而尤擅长于西式学问。其中，边疆研究最放异彩。1922年创办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及其会刊《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华大博物馆以“搜集中国西部出土古物、各种美术品，以及西南边疆民族文物，以供学生课余之参考，并做学术研究之材料”为目标，在美籍学者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的主持下，成为国内社会科学研究的另一基地。

华大社会科学研究的特点：一是具有较强的国际色彩，二是提倡跨学科的合作，三是注重实地踏勘；对边疆文化、底层文化和现实问题更为关注，与国立川大校内更注重“大传统”和经典研习的学术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双方各有所长，其融合互补也成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两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趋向。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华大一方面延请了庞俊、李植等蜀学传人主持中文系，加强了其国学研究的力量；另一方面致力于学术研究的中国化。一批既有现代社会科学的训练，又熟悉中国古典文化的中国学者如李安宅、郑德坤等成为新的学术领袖。

1935年，任鸿隽就任国立四川大学校长后，积极推动现代科学的发展。1936年5月，川大组建了西南社会科学调查研究处，在文科中首倡实地调研的风气，也代表了川大对西南区域跨学科综合性研究的发端。此后，经济学、社会学、民族学、考古学等领域的学者组织开展了大量的实地考察工作，掌握了西南地区社会文化的第一手资料。在历史学方面，较之传统史学而言更注重问题导向和新材料之扩充的“新史学”也得到了蓬勃发展，并迅速成为国内史学界的重镇。20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川大校内名师云集。张颐（哲学）、朱光潜（美学）、萧公权（政治学）、赵人儁（经济学）、徐中舒（历史学）、蒙文通（历史学）、赵少咸（语言学）、冯汉骥（考古学、人类学）、闻宥（民族学、语言学）、任乃强（民族学）、胡鉴民（民族学）、彭迪先（经济学）、缪钺（历史学）、叶麟（文艺心理学）、杨明照（古典文学）等一批大师级学者均在此设帐，有的更任教终身，为川大文科赢得了巨大声誉。

在不同学术流派的融合中，川大人文社会科学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一方面具有传统学术通观明变之长，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明的现代学术意识。1952年，在院系调整中，随着华大文科的并入，更使川大人文社会科学进入了飞速发展的新时期。半个多世纪以来，在继续保持传统优势学科如古典文学、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发展的基础上，新的学科如宗教学、理论经济学、敦

煌学、比较文学、城市史等也成长起来，涌现出了一大批在国内外学术界受到极高赞誉的学者，为川大文科未来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006年是川大建校110周年，为了继续发扬深厚的学术传统，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新繁荣，学校决定设立“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川大学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原创性学术精品的出版。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有助于川大学术大师的不断涌现和学术流派的逐渐形成，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作出贡献。

目 录

绪 论	(1)
一、审美性	(2)
二、时代性	(3)
三、典范性	(5)
四、永恒性	(6)
第一章 审美之维	
——1928—2010 年《蚀》的接受研究	(10)
一、1928—1941 年：介入点的形成与接受视阈的展示	(10)
二、1951—1963 年：接受视野的重构与转向	(14)
三、1979—2010 年：视阈的新拓、生成与深化	(17)
第二章 在生成与融汇中	
——1929—2010 年《棘心》的传播与接受研究	(23)
一、初兴期（1929—1946）的传播与接受	(23)
二、复兴期（1980—2010）的传播与接受	(26)
第三章 《倪焕之》接受的四个视野	(32)
一、扛鼎之作	(32)
二、教育小说与革命小说	(34)
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38)
四、现代人状态	(40)
第四章 张资平长篇小说接受研究的三个关键词	(43)
关键词之一：改作	(44)
关键词之二：三角恋爱	(46)
关键词之三：先锋	(49)
第五章 认同与触发	
——《女兵自传》的传播与接受研究	(51)
一、前引：《从军日记》的传播与接受	(51)

二、《一个女兵的自传》的传播与接受	(55)
三、《女兵自传》的传播与接受	(59)
第六章 未完成的展示	
——1933—2011 年的《子夜》接受研究	(67)
一、维护与定向(1933—1948)	(67)
二、转向与放大(1951—1963)	(72)
三、挑战与悬置(1977—2011)	(77)
第七章 巴金小说的接受研究(1929—2010)	(84)
一、《灭亡》与《激流》的不同际遇	(84)
二、在青年学生中的传播与文坛影响的扩大	(90)
三、巴金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命运	(98)
四、新时期巴金及其作品的经典化	(106)
五、结 语	(115)
第八章 一部经典与三个时代	
——1936—2010 年《骆驼祥子》的接受研究	(117)
一、1936—1948 年：接受视阈的生成与展示	(117)
二、1949—1966 年：接受视阈的转向与过滤	(122)
三、1977—2010 年：视阈的交融与超越	(126)
第九章 认同与思辨	
——1976—2010 年李劫人“大河小说”的接受研究	(133)
一、认同与维护	(133)
二、思辨与跨越	(137)
第十章 《呼兰河传》接受 70 年：四种视阈与三个问题	(142)
一、文本审美	(142)
二、鲁迅影响	(146)
三、女性视阈	(149)
四、文学定位	(151)
五、三个问题	(153)
第十一章 定位与拓进	
——1979—2011 年的《寒夜》接受研究	(156)
引 言	(156)
一、定位	(158)
二、拓进	(160)

第十二章 纠偏与审美

- 1944—2011 年沙汀长篇小说接受研究 (167)
- 一、“阴暗的气息”、“客观主义”与“出路” (168)
- 二、揭露、本质与历史的人 (172)

第十三章 《围城》接受的四个视阈

- 1979—2011 年的《围城》接受研究 (179)
- 一、现实主义视阈 (179)
- 二、新批评视阈 (182)
- 三、存在主义视阈 (184)
- 四、比较文学视阈 (187)
- 结 语 (189)

第十四章 —“定”—“出”之间

- 柳青《种谷记》与《创业史》的接受研究 (191)
- 一、写什么与怎样写 (191)
- 二、“写得怎样”与“为什么这样写” (195)

结语 如何辑与如何用

- 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接受史料与接受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199)
- 一、辑录者的“偏”、“漏”、“瞒” (199)
- 二、创作者的“添”、“改”、“删” (203)

参考文献 (209)

- 一、报纸杂志 (209)
- 二、论著 (214)

附录一：史料发掘与《骆驼祥子》研究视野的新拓 (226)

附录二：新文学长篇小说的第一篇评论 (233)

附录三：《围城》出版初期的臧否之声 (235)

附录四：杜鹃程小说接受研究四十年 (240)

- 一、奠基期的杜鹃程研究 (240)
- 二、深化期的杜鹃程研究 (243)

后 记 (246)

绪 论

谈及中国现代经典长篇小说，首先我们必须明确什么是文学经典，这是每个谈论经典者所必须回答的问题。虽然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理解至今众说纷纭，但我认为，将文学经典视为出色的超越时空的经久耐读的文学作品，是深刻地影响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整个人类的优秀文本，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公认的引以为傲的创作范本，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时代高度的文学纪念碑，应该是可以被接受和认可的。也就是说，审美性、时代性、典范性、永恒性是文学经典必不可少的四个要素。文学经典具有其内在的审美本质规定性，虽然外力可以暂时改变经典的历史浮沉，但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它作为经典的审美特质。文学经典不属于某个阶级或某个利益集团，而属于整个时代、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甚至整个人类。它是一个民族文学智慧的卓越体现，是全人类文学智慧的艺术结晶。深邃的思想和精湛的艺术使它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巨大的阐释空间使它为无数读者提供了无穷的视野与说不尽的话语，成为读者永远的期待与向往。也正因此，文学经典成为衡量一个作家、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创作成就与创作高度的重要标尺。

以之来衡量 1922—1949 年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能够跻身文学经典殿堂的确实屈指可数。受文学体裁自身的演变规律与时代的动荡以及作家的创作才情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自 1922 年 2 月才起步发展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至 1949 年 9 月这 27 年间，共出版 300 部左右。这其中，可代表时代高度，被认可为经典的大约有张资平的《苔莉》、茅盾的《蚀》和《子夜》、苏雪林的《棘心》、叶圣陶的《倪焕之》、巴金的《家》和《寒夜》、谢冰莹的《女兵自传》、老舍的《骆驼祥子》、李劫人的《死水微澜》、萧红的《呼兰河传》、沙汀的《淘金记》、钱钟书的《围城》等十余部作品。这看起来似乎与新文学的总体成就不太相称，但却是 1922—1949 年间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创作水平的真实体现。当然，它们是否都能够真正汇入中华民族的文学长河中，成为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遗产，还有待于历史的淘洗。但如果我们说它们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久远的文学魅力，曾经对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中国现代

长篇小说发展史上宝贵的历史记忆，在当时乃至今日甚至将来仍拥有广大的读者并为人们所接受、所赞叹、所传承，应该是切合实际的。可以说，这十余部作品构成了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中坚，成为中国现代经典长篇小说审美接受的代表性文本。

为什么认定这十余部作品是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发展史上的经典之作呢？笔者认为，这是由中国现代经典长篇小说审美本质的四个要素所决定的。

一、审美性

一部堪称经典的长篇小说，毫无疑问应该充分地展现出长篇小说所应有的内在的审美质素，即在充分的叙述长度中传递出深邃的主题，以完整的艺术长度刻画出鲜明生动、具有典型性的人物形象，以高超的语言驾驭力体现出文学语言形象生动、精粹鲜活的艺术特性，以严谨匀称的艺术结构实现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这也是一部长篇小说堪称经典的基本要素。《苔莉》是张资平的成名作，作者通过对女青年苔莉争取恋爱自由、个性解放的悲剧命运的艺术描写，展现出他对新道德的建构与对旧道德的抨击，而“新道德实质上就是‘五四’传统中‘个人的发现’的体现和深入”^①。《蚀》表面看来是写一些青年男女在动荡不安的社会与时代中，个人的感性的精神诉求难以实现，孤独与失望、悲观与幻灭往往是他们不得不承受的结果，但其实，矛盾在这里思索的是：革命是什么？什么是革命应该依靠的？革命的手段应该是什么？什么样的革命者才能成为革命的领导者？“左”如果幼稚，那么“右”当如何呢？这种深刻地对革命、对时代、对人性的思考，不仅见出深度，见出力度，也使同时代同类题材的作品相形见绌。《骆驼祥子》透过祥子的悲剧所反映出的人性在金钱的锈蚀下美质的泯灭与恶质的浮泛以及对人类尊严与价值的拷问，力透纸背。它不仅是老舍的代表作，也是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重要收获之一。同样，论及抗战时最为深刻地讽刺和鞭挞四川农村和小城镇的黑暗现实的力作，非《淘金记》莫属。《围城》的本义是：城里的人想出来，城外的人想进去，人生也罢，婚姻也罢，莫不如此。但作家却没有单纯地停留在这样一个简单的生活套式里，而是从哲学的视野将人视为一个不断探索“我将何为，我将何去，我将何在”的存在物，将人生看做不断探索这一目的而循环往复的过程。主人公方鸿渐的人生之旅：出国→回上海→去三闾大学→再回上海，也就是进城→出

^① 徐仲佳：《新道德的描摹与建构——张资平性爱小说新探》，《中国文学研究》2004年1期。

城→再进城，即何为（做什么）→何去（去哪里做）→何在（意义何在）。意在表明：人生充满不确定性，生活充满无目的性，婚姻也与盲目和偶然相关联。因此，生存的危机也随之而来，焦虑与不安、悲观与失望、孤独与寂寞、空虚与惆怅等思绪就上升为主导情绪，并迫使人们不得不思考存在的价值与意义。由于人本身的意义与命运的必然性被无意义与偶然性所替代，对过程、对结果、对手段、对目的的探寻，就失去了对意义本身的探寻，人生不是一个个有希望的联结点，而是一个无意义的虚妄的再生点。这就是《围城》对人的非理性的深入思考，也是对人生处境的荒诞性的哲学思考，即对存在主义哲学的形象的诠释与准确的表达。其他如巴金的标高之作《寒夜》、李劫人的《死水微澜》等，之所以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就是因其深刻的思想为广大读者所叹服、所传颂。当然，仅有深刻的思想而没有栩栩如生的典型人物，小说的经典性也无从谈起。民族资本家吴荪甫、知识分子倪焕之、封建顽固势力的象征高老太爷、“作揖主义”的牺牲品觉新、人力车夫祥子、敢做敢当的新女性蔡大嫂、色厉内荏又心毒手辣的乡绅白酱丹、聪明但不学无术的“游学生”方鸿渐等，都因作家入木三分的刻画而为广大读者耳熟能详，也成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人物画廊中光彩夺目的人物典型。这些作品所显现出来的卓越的语言艺术同样为人称道。老舍因之被称为“语言大师”，钱钟书妙语连珠、充满机智的叙事艺术无人能及，巴金、沙汀、李劫人的语言驾驭力炉火纯青。正是这些作品充溢着长篇小说内在的美的质素，才使它们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经典并屹立于中国新文学史。当然，鉴于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发展实貌，我们并不苛求上述文本在这四个方面都达到完美的统一。换言之，上述作品虽在主题、人物、语言、结构四方面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但又其中的某一侧面存留着令人遗憾的瑕疵。如《苔莉》中作者将人等同于动物，将人的情爱起点等同于原欲的实现与性欲的满足的观念，还是背离了“五四”反封建的时代精神而沦为小市民庸俗层面上低级媚俗的描写；《蚀》缺乏贯穿始终的主人公，结构之间也有失衡之感；《子夜》农村部分的艺术描写脱节于全书等，但总体来说还是体现了中国现代经典长篇小说的审美品格。

二、时代性

时代性是衡量长篇小说是否具有经典性的又一个标尺。所谓时代性，主要指作品所展现出的时代精神与时代的要求相一致，与历史的指向相契合。谈到张资平的小说，李长之说：“我们承认，张资平是抓住艺术上的时代的，因为：

像。我们读他的作品时，我们绝不以为那时代是不曾有的。他表现的时代，是现代；现代的时代精神，也约略写得出，那就是理想的禁锢的悲哀，和机械的人生之发觉了的苦痛。”^①《蚀》则因强烈的时代性而轰动文坛，茅盾因之一举成名，文本的时代性也成为最先引发共鸣并很快确定为既定视野的接受视野。^②《一个女兵的自传》因其昂扬的时代旋律打动了无数时代青年的心扉，成为铭记那段历史的一支豪迈的时代壮歌。其鲜明的时代性及其意义正如论者所说：“《一个女兵的自传》记下了一个天真、幼稚、倔强的女孩子，在‘五四’新思想的熏陶下，终于从一个封建家庭的少女，变成新时代的女战士。跳跃在她作品里的思想和感情，是充满着一个新女性的青春的活力抒发了她对美的生活的向往的激情。我们从作品的字里行间，可清晰地听到‘五四’运动后中国知识妇女要求个性解放和追求美好生活的心声；看到了她们在寻求美、探索美、追求美的历程中跋涉的步履。尤其感到珍贵的，她的作品给我们展现了大革命时代中国女性在时代洪流里激流勇进的画面，她们正担负着和男子一样挽救民族的命运（的使命），出生入死地奔波在北伐战争的疆场上，这里激荡着那个时代的历史涛声。加上作者以真实的记叙，情真意切的描绘，给作品带来了感人的艺术魅力。”^③它的时代性同样为众多接受者所认同并生成既定视野，至今毫无争议。^④《围城》在主体价值的取向上，作者将反抗虚无与自我拯救相统一，以一种彻底的虚无主义的态度洞察人生，剥夺人们对意义本源的探寻，撕破人们对终极意义的关怀，将尘世间的荒凉、虚无与荒诞直面地坦示于人间，以反讽与悖论的形式传递人的现代荒谬感，体现出鲜明的存在主义观念的写作姿态。小说出版于1947年，正是存在主义哲学盛行世界之时，钱钟书敏锐地以存在主义思想营构主题，以现代主义思想准确而出色地传递出现代人的观念，从而使中国现代长篇小说与世界意识同步构建，映现出独特而强烈的时代色彩。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说的时代性还包括作品因思想与艺术较完美地统一而达到的时代高度。例如《棘心》，小说通过醒秋在法国的生活道路与情感悲欢，表现了“五四”时代部分知识女性压抑个性、恪守旧制、牺牲自我的悲剧情怀。作者在东西方双重思想的观照中，通过自我的克制、转移或宗教的洗礼改造心灵，化解主人公情感与理智的矛盾的艺术，殊为高超。虽然后

① 李长之：《张资平恋爱小说的考察——〈最后的幸福〉之新评价》，1934年4月16日《清华周刊》第41卷3~4期合刊。

② 见本书第一章。

③ 陆文采、宋子泉：《论谢冰莹的〈一个女兵的自传〉》，《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6期。

④ 见本书第五章。

半部也存在着理性化倾向，多少影响了文体的一致与统一，但将《棘心》视为1929之前文坛的优秀之作绝不为过。《呼兰河传》亦是如此。萧红以诗意的笔法真实地再现了生活在呼兰河小镇上底层百姓的众生相，他们自在乐天的卑微的生存方式，他们善良却又愚昧麻木的自然秉性。作者寓同情与批判于笔端，将其中蕴涵的巨大的文化含量和深刻的生命体验诗意地写出，在文体上承前启后，对中国抒情小说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显然，我们上述所提及的其他经典作品，都无一例外地代表了那个时代长篇小说创作所达到的艺术高度，也因之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学标志。

三、典范性

现代经典长篇小说具有典范性是一个无需证明的公理。也因此，近百年来无数传播者通过各种媒介传播上述经典的文学意义，众多的出版传媒机构也将它们遴选为优秀的新文学范本，不断地以各种形式予以播扬（“文化大革命”这一特殊历史时段除外），或再版，或精选上述作品的精彩篇章，或将片断选入相应层次的教科书，使一代又一代的读者精心阅读，细心品味，赞叹文学的妙趣，感悟经典的力量。可以说，它们成为广大读者交口称誉的经典离不开文本自身的典范性。而经典长篇小说的典范性除了上述所提及的思想之深刻、人物之典型、结构之均衡、语言之灵动以及富有时代感之外，主要是指思想之纯正，以此熏陶读者求真爱美的人生信念，向善进取的人间情怀。《家》作为巴金的青春体长篇小说，打动读者的并不单是洋溢其中的青春激情，而是作者不可遏止的血泪呐喊，是汹涌澎湃的反封建激流。读者从高老太爷身上看到封建宗法制度的丑恶与吃人的本质；在觉新身上看到忍让与懦弱在封建观念裹挟下的凄凉与无奈；从鸣凤、瑞珏、梅的身上看到广大妇女被礼教吞噬后的愤懑与悲哀；从觉慧的身上看到“五四”青年挣脱封建的桎梏走向新生的希望，看到自由、民主的力量在青年一代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历史必然。因此，反抗封建思想，荡涤礼教观念，就成为从旧社会走过来面向新时代的青年人的时代共鸣，成为一代又一代读者呼应“五四”启蒙思想、反抗封建专制的期待视野，成为一代又一代有良知的现代知识分子勇担肩头、奋斗终生的历史使命与不懈追求。《骆驼祥子》为人所称道同样不独是语言艺术的精湛，而是老舍对以祥子为代表的底层民众的深刻同情，对他们朴素而真诚的人生理想暖色而温馨的赞美，以及对他们人生理想最终破灭的悲剧予以无情批判的现实主义精神。对此，美国新闻处前总编华思说得极好：“这本书不但把普通中国人民表现

得真实而且平易可解，并且把中国人民写得温暖，不单调，谦和而又勇敢，全世界都可以从本书理解到，为什么那些深知中国人民的外国人，这样的珍爱他们。”因为“在本书的朴素风格中，一个好人的形象不朽的雕型出来了，一个伟大的民族和一个伟大城市的心灵被描绘出来了，一个阶级的悲剧，忍受长期痛苦的勇敢被表现出来了，一个动荡变乱的国家之狼狈之况也被具体而微地表现出来了。假若我说，你读过本书以后，你对于中国普通人民再不会感到陌生，这不是过奖，是对本书应有的评价。”^①我们还要提到的是《一个女兵的自传》。在这本书里，人们懂得了劳苦大众特别是广大妇女只有将个人的命运同民族的命运相联系，将个人的幸福与国家的幸福相联系，将个人求翻身得解放的追求与国家民族求富强求独立的伟大的历史要求相联系，才能焕发出夺目的光芒，才能体现出历史的必然，才能升腾起伟大与崇高。这种纯正而高尚的情感，这种与时代、与人民、与民族、与历史同脉的创作诉求，使《一个女兵的自传》成为现代长篇传记文学中真实性与时代性、历史性与现实性、作家的现实主义精神与传主人性光辉相统一的典范之作，也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长篇传记文学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四、永恒性

永恒性毫无疑问是指一部作品具有穿越时空的永久魅力，这不仅是作家梦寐以求的终极追求，也是衡量一位作家是否经得起历史淘洗的重要指标。这就要求作家不仅要本着内心的诉求而创作，还要求作家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时代而讴歌，为民族而讴歌，为人类而讴歌。一部作品如果仅是某个阶级或某个集团利益的价值诉求，虽然在表现手法相对艺术的情况下，可以借助政治与权力话语的推力成为这个阶级或这个集团所推崇的“经典”，但是，实践证明，它只能存续一时，而不能传承久远，它至多是文学的“伪经典”而不是真正的文学经典，最终退出历史舞台是它的必然归宿。只有那些表现出人类共通的价值理想、精神诉求——在现代社会中表现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人在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等多重因素的困扰下产生的精神现象与时代问题，表现出一个现代人迈向现代世界时必须直面的精神体验与现实困惑等多重复杂心绪的文学作品，才能激起人们的广泛共鸣，才能跨越时空彰显出文学不朽的生命力并享有文学的永恒意义，最终成为人类精神的宝贵财富。因此，《倪焕之》并非

^① 华思：《评〈骆驼祥子〉英译本》，1945年8月27日《扫荡报》。

是一部反封建势力的教育小说，而是一部表现现代人内心意义失衡与彷徨的书。^① 作者在书中思考的是，倪焕之作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人在现实与精神的双重困扰下所产生的精神现象与时代焦虑；是一个现代人如何从物质到精神、从理想到现实、从个人到家庭、从家庭到社会的过渡与转换中所应完成的身份认同，他所经历的幸福与快乐、失望与忧愁、痛苦与迷惘、焦灼与悲伤，是现代人迈向现代世界时必须直面的精神体验与现实难题。同样，今天人们转换《骆驼祥子》的接受视野，从人的价值与尊严的视阈发掘文本的意蕴，从现代人的价值观念中考量祥子的悲剧命运，也是敞开作品本身所蕴涵的人学意涵，使《骆驼祥子》焕发出永恒的艺术魅力。更具说服力的是《女兵自传》。这是一部具有革命意味的传记小说，但它并没有因为时光的流逝而褪去原有的光泽，反而愈久弥香。意识形态的不同没有造成两岸的接受者接受视野截然对立，反而十分相近，接受环链相互承续，相生相长，就是因为它表达了中华民族为争取解放不屈不挠的顽强意志，打通了人类共同的价值理想与精神诉求。^② 拥有强烈地方色彩的《死水微澜》虽然因其方言书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它的传播，但它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民族化与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却是不争的事实。作家以蔡大嫂、袍哥首领罗歪嘴、教民顾天成三人构成的多角冲突为主线，通过对四川的风土人情、市民阶层的心理状态和生活方式惟妙惟肖的刻画，充分展现了甲午战争到《辛丑条约》签订这一时段的历史氛围，深刻地揭示了教民和袍哥两股势力的相互激荡和消长，透视出欧美资本主义文明侵入后，在如同“死水”一般的四川盆地内激起的微波澜。作者以邓幺姑→蔡大嫂→罗情妇→顾三奶奶的思想品行为中心，写历史转捩于男女情爱中，寓政治风云于乡风民情里，将历史的人与人的历史表现得淋漓尽致，堪称时代的人性的史诗。至于萧红的《呼兰河传》，日本学者平石淑子说：“因为在她所描述的世界里编织进了人类共同的一种原始感觉。我以为这就是萧红作品超越时空具有普遍性的原因吧。”^③ 而《围城》对存在主义哲学的形象的诠释与准确地表达所透出的现代意义更为接受者所公认，并成为“钱学”拓新、深化的既定视野，亦因之而永恒。

总之，审美性、时代性、典范性、永恒性是现代长篇小说经典所必不可少的四个要素。上述十余部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虽不能说都非常完满地实现了四者

① 顾彬：《德国的忧郁和中国的彷徨：叶圣陶的小说〈倪焕之〉》，《清华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② 见本书第五章。

③ 〔日〕平石淑子：《萧红作品的魅力——一个外国读者看萧红》，《学习与探索》2011年3期。